

中国 语言 学报

第十七期

- 论汉语形容词重叠与变量的关系 邵敬敏
- 普通话形容词用“的”与“很”的统一解释 金立鑫 于秀金
- 语气词的功能模式试论 王 珏
- 前指附加语的语义指向与句法合并 邢 欣 郭 安
- 类同义“也”“同样”“还是”的异序并用 陈 一 梁晓玲
- 现代汉语副词“才”和“就”同现句式的主观小量分析 陈淑梅
- 汉语口语话语标记成分统计分析 张 黎 袁 萍 高一瑄
- 粤西粤语小称的形式和功能 林华勇 卢妙丹
- 河北方言中的“副+名” 吴继章
- 方言接触与融合型层叠
- 以镇安城关话为个案 郭沈青 刘夏君
- 山西方言“人家”义代词的形式及其连用 武玉芳
- 全浊声母清化的顺序
- 普适规则与个别规则 夏俐萍
- 胶辽官话尖团音的现状与演变轨迹 罗福腾
- 从梵汉对勘看“所有”全称统指与任指用法的差别 王继红
- 西汉联绵词音韵研究（声类部分） 沈建民 刘 敏
- “宾雀”源自《礼记·月令》句读之误 张其昀
- 《蒙古字韵》编撰与校勘情况 张民权 田 迪
- 汉语二字组考察与词典收词 侯瑞芬 苏新春
- D-IPA元音系统在语言音素坐标系CSOLP中的数学建模及其在汉语复韵母
定量与动态研究中的应用
- 黄小千 马 艳 林子璇 庄晓琳 蔡伟萍 莫凤仪 黄加加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七期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报. 第17期/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489-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①H0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7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YǔYÁN XUÉBÀO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七期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489-8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42.00 元

《中国语言学报》第 17 期编委会

(以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曹志耘 | 北京语言大学 |
| 方 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黄 行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 沈家煊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汪维辉 | 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中心 |
| 王洪君 | 北京大学中文系 |
| 赵日新 |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

编辑说明

1. 本期发表各篇均为中国语言学会第 17 届学术年会（北京语言大学 2014）论文。

2. 参加本期审稿编辑工作的有：沈家煊、方梅、曹志耘、刘祥柏、陈丽、孙志阳。

中国语言学报

第十七期 目录

论汉语形容词重叠与变量的关系	邵敬敏	1
普通话形容词用“的”与“很”的统一解释	金立鑫 于秀金	12
语气词的功能模式试论	王 珏	29
前指附加语的语义指向与句法合并	邢 欣 郭 安	48
类同义“也”“同样”“还是”的异序并用	陈 一 梁晓玲	65
现代汉语副词“才”和“就”同现句式的主观小量分析	陈淑梅	76
汉语口语话语标记成分统计分析	张 黎 袁 萍 高一瑄	86
粤西粤语小称的形式和功能	林华勇 卢妙丹	102
河北方言中的“副+名”	吴继章	120
方言接触与融合型层叠		
——以镇安城关话为个案	郭沈青 刘夏君	128
山西方言“人家”义代词的形式及其连用	武玉芳	136
全浊声母清化的顺序		
——普适规则与个别规则	夏俐萍	148
胶辽官话尖团音的现状与演变轨迹	罗福腾	164
从梵汉对勘看“所有”全称统指与任指用法的差别	王继红	172
西汉联绵词音韵研究(声类部分)	沈建民 刘 敏	192
“宾雀”源自《礼记·月令》句读之误	张其昀	199
《蒙古字韵》编撰与校勘情况	张民权 田 迪	205

汉语二字组考察与词典收词 侯瑞芬 苏新春 215

D-IPA 元音系统在语言音素坐标系 CSOLP 中的数学建模及其在汉语复韵母
定量与动态研究中的应用
..... 黄小千 马 艳 林子璇 庄晓琳 蔡伟萍 莫凤仪 黄加加 225

CONT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s and the variables in Chinese	SHAO Jingmin 1
A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llocation of “ <i>de</i> ”(的) or “ <i>hen</i> ”(很) with adj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JIN Lixin, YU Xiujin 12
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WANG Jue 29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and syntactic merging of the forward adjunct Chinese syntax	XING Xin, GUO An 48
The order of the collocation of the affinity adverb <i>ye</i> (也), <i>tongyang</i> (同样) and <i>haishi</i> (还是)	CHEN Yi, LIANG Xiaoling 65
An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small amount on the co-occurrence of the adverb <i>cai</i> (才) and <i>jiu</i> (就)	CHEN Shumei 76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markers in spoken Chinese	ZHANG Li, YUAN Ping, GAO Yixuan 86
The function of the diminutive forms of the Yue dialects in Western Guangdong	LIN Huayong, LU Miaodan 102
The construction “Adverb+Noun” in the Hebei dialect	WU Jizhang 120
Dialect contact and type of merging strata; A case study on the Shaanxi dialect in Chengguan of Zhen’an county	GUO Shenqing, LIU Xiajun 128
The different forms and juxtaposing of the pronouns expressing <i>renjia</i> (人家) in Shanxi dialects	WU Yufang 136
The devoicing order of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General rules and special rules	XIA Liping 148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volutional trails of the Jian and Tuan sounds in the Jiaoliao dialects	LUO Futeng 164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llective reference and arbitrary reference of the universal quantifier <i>suoyou</i> (所有) by Sanskrit- Chines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NG Jihong 172
A phonologic study of the initials on <i>Lianmian</i> (连绵) word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HEN Jianmin, LIU Min 192
The source of the phrase <i>binque</i> (宾雀): An error of the sentence segmentation in <i>Yueling</i> of The Book of Rites(《礼记·月令》)	ZHANG Qiyun 199
Analyzing the compilation of <i>Menggu Ziyun</i> (《蒙古字韵》)	ZHANG Minquan, TIAN Di 205
Two-syllabic string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ir dictionary compilation	HOU Ruifen, SU Xinchun 215
Mathematical modeling for Daniel-IPA vowel system in CSOLP and practical uses in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research on Chinese diphthongs	HUANG Xiaogan, MA Yan, LIN Zixuan, ZHUANG Xiaolin, CAI Weiping, MO Fengyi, HUANG Jiajia 225

论汉语形容词重叠与变量的关系*

邵敬敏

(暨南大学文学院)

提要 现代汉语表示“量”范畴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重叠就是其中比较重要而且颇有特色的句法手段之一,其作用就在于“变量”:一是质变,从客观量变为主观量;二是量变,或者是增量或者是减量。本文重点分析性质形容词重叠与变量的关系:1. 量范畴的内涵:形容词的量可以分为“潜在量”与“凸显量”。2. 形容词重叠式及其语法意义,指出关键在于被修饰词语的语义特征决定了结构组合后所产生的主观情态。最后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指出如果不讲条件控制随意进行比较,其结论必然是不科学的。

关键词 形容词重叠 变量 潜在量 凸显量 方法论

大千世界主要有三类要素构成:事物与概念、动作与行为、性质与状态。语言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名词、动词以及形容词,从而形成语言的主体词。这三大类词,或者有数量的多少,或者有程度的大小,从而在语言表达上构成了“量范畴”。

汉语表示“量”范畴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主要是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重叠就是其中比较重要而且颇有特色的手段之一,其作用就在于“变量”。从词类角度讲,主要是三大类主体词的重叠,此外还有量词的重叠。其中,动词的重叠,历来最引人注目,对此,我们曾经进行过论证(邵敬敏,2000),指出动词重叠变量的特点是兼有“少量”“轻量”与“短时”三大特色;单音节名词与量词的重叠,表示“全量”,比如“人人都是英雄汉”“个个都说普通话”;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重叠形式,例如名词性的 AABB(村村寨寨、瓶瓶罐罐);动词性的 AABB(打打杀杀、磕磕碰碰)等。对此,我们也曾经做过专门的分析(邵敬敏,2001)。可见,重叠不仅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句法手段,也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门话题。

形容词的重叠更是多姿多彩,包括 AA、AABB、ABAB、ABB,乃至 A 里 AB 等

* 本文曾在“汉语里‘量’的表达及其教学”(巴黎 2013)上宣读,修改后再次在中国语言学会第 17 届学术年会(北京语言大学 2014)上大会报告。衷心感谢对拙文提出宝贵意见的徐丹、崔希亮等学友。

特殊变式。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形容词为什么要重叠？即重叠式跟基式在语法意义上有什么差异？比如：“大鼻子”与“大大的鼻子”，“漂亮的朋友”与“漂漂亮亮的朋友”，区别在哪里？“变量”是怎么变的？朝什么方向变量？有什么条件制约？本文重点分析性质形容词的变量，并且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

一 量范畴的内涵

“量”范畴，一直没有准确的定义。不过前贤提出过一些很有创意的见解，尤其是吕叔湘先生，他早就指出：“物件有数量，形状无数量”（《中国文法要略》P144），接着又特别提醒：“其实程度的差别就是数量的差别”。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起码有三层含义：第一，所谓的“量”可以分化为两大类：（1）“计数的量”指多少；（2）“程度的量”指轻重。第二，“计数量”与“程度量”是息息相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第三，名词通常表现出来的是“计数量”，形容词通常表现出来的是“程度量”，而动词则兼有“计数量”与“程度量”。

汉语词的重叠主要作用是显示变量，一般认为，变量就可能两头变化，包括“增量”和“减量”（变大或变小；变重或变轻）。跟变量相对的是常量。在讨论变量之前，我们需要对“量”的概念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

1. “计数量”可以分为“定量”与“约量”。比如：

名词定量：一本书、三支军队

名词约量：一些书、几支军队

2. “程度量”也可以分化为“借喻量”与“模糊量”。比如：

形容词借喻量：冰冷、雪白、蔚蓝、金黄

形容词模糊量：很冷、较白、最蓝、有点黄

3. 动词的量既有“计数量”，也有“程度量”。比如：

动词定量（计数量）：去一次、打一拳

动词约量（计数量）：去几回、打一会儿

动词借喻量（程度量）：飞跑、熊抱

动词模糊量（程度量）：比较同情（她）、很吃了几碗（饭）

二 客观量和主观量

汉语的重叠，既可以是构词手段，也可以是句法手段，而且都是比较有趣也很有

表现力的句法手段。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形容词所显示的“变量”，对其内涵进行分解，区分出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量”。在这些有关“量”的概念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形容词的“客观量”（潜在量）与“主观量”（凸显量）。

形容词客观量（潜在量）：高（楼）、大（碗）、干净（衣服）、漂亮（姑娘）

形容词主观量（凸显量）：高高的（楼）、大大的（碗）、干干净净的（衣服）、漂漂亮亮的（姑娘）

所谓“客观量”，实际上也是一种“常量”“潜在量”，指的是根据使用该语言的社区、社团的人们认知水平和习惯看法给予的规定。通常性质形容词就是用来表述这样的“量”，包括“物量”和“动量”。前者是针对名词的，后者是针对动词的。比如：

物量：大房子、小铁锅、高学历、低水平/干净衣服、漂亮姑娘、灵活措施、丑恶面貌

动量：大吃一顿、高喊口号、狂叫一声、瞎蒙他们/彻底解决、坚决克服、认真研究、客观分析

作为形容词的基本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质形容词，显示的是一种客观量，要注意，客观量并不等于定量。客观量取决于该社区的共识；定量则是确定无疑的量。比如这里的形容词“大”“小”“高”“低”，是符合该语言使用社区共识的常规标准。其房子是“大”还是“小”，完全是大家具有的共识。换言之，这里形容词的选择是建立在该社区使用语言者认知共识基础上的。这里的“大”“小”都是相对的，比如同样都是“大”，“大房子”跟“大铁锅”和“大鼻子”相比较，其实际尺寸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尺寸不同，但是仍然都可以使用“大”来描述其量。但是，一旦变成了“大大的房子”“大大的铁锅”，那就不同了。那是个变量，是个主观量，体现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性判断。当然，这里“大大的”也是建立在“大”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真的“大”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主观认识上是不是倾向于看作大。换言之，看作大，属于主观性，重叠则是一种主观化手段。

物体如果符合一般常规的客观情况，这在语言中处于默认状态，是无标记的。性质形容词就是显示这样的常量。比如“大、高、深、宽、粗、老”以及“小、低、浅、窄、细、嫩”等。而形容词一旦重叠，就显示其“主观量”，也就是变量，其关键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它必然以客观量作为基础，但是增添了说话人主观的认知与倾向。例如：

(1) 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脸，小小的尾巴朝天翘。戴着一对黑眼镜，身穿一件黑皮袄，脚穿两只黑皮鞋，走一走来翘三翘……（人民网

2006年7月13日)

(2)它耳朵小小的;毛短短的;身子圆圆的;是黑白色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很可爱。(人民网2005年11月1日)

例(1)的“大大的头”跟“大头”比较,“圆圆的脸”跟“圆脸”比较,“小小的尾巴”跟“小尾巴”比较。显然“大头”是客观量,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比较对象“常规量”:一是纵向比较本范畴内的其他成员。二是横向比较同类范畴的同类成员。量是超过还是没有达到一般。超过用“大”标记,没有达到用“小”标记。而“大”的重叠则显示出是主观化的标记,“大大的头”表示说话人主观性的判断,强调“头”看上去比较大的认识,是对这一客观超量的凸显。

主观量,强调的是一种主观性感受,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这样的实际情况。比如“方方的脸”难道真的那么四四方方?“圆圆的脸”真的那么滚滚圆?其实不一定,只是显示心理上的主观感受。例如:

(3)个子不高,却敦敦实实;方方的脸上长着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

(4)我主人那没有血色、微榄色的脸,方方的大额角、宽阔乌黑的眉毛、深沉的眼睛、粗线条的五官、显得坚毅而有力。

(5)第三人却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

(6)一个约4岁的男孩站在他身后,一对溜圆的大眼睛,圆圆的脸蛋。

潜在量尽管实际上有量,但是处于潜在位置,不特别明确显示这个量。凸显量是说话者有意使之处于显著位置,渲染这个量。在句法形式上,潜在量与名词的组合常常是黏合式的,即不需要借助于“的”而直接黏合;而凸显量则必须借助于结构助词“的”或者“地”来组合。例如:

(7)父子俩,不论是鹅蛋的长脸,戴着眼镜的圆眼,还是大大的鼻子,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儿子的眉毛可比老爸浓的多。(人民网2009年7月31日)

(8)此时,他正为两位白人姑娘画像。画第一位夸张在鼻子,鼻子大大的,向前突起,尖端有点儿上翘,夸张而不失真;圆圆的脸,漂亮极了。(人民网2012年3月27日)

潜在量是指没有特别标明的量。如例(7)里的“鹅蛋的长脸”以及“戴着眼镜的圆眼”,那么这个“长脸”的“长”,到底有多长?“圆眼”的“圆”,到底有多圆?文中没说,那就是潜在量,不是没有量,而是没有说出来,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共知背景里。

与潜在量相反,凸显量就是说话人有意识要强化的主观量。例(8)“鼻子”是要凸显的对象,“大大的”是要凸显的量,这里有了比较的对象,一是儿子与父亲比,但比较

的结果是相同,“如出一辙”;二是跟一般人相比,是“大大的”,超过一般人的“鼻子”体积,这是所要凸显的对象。“鼻子”是话题,“大大的”是陈述,而“圆圆的脸”则是进一步的评述,补充“大大的”给人的感受。

可见形容词基式显示的量有三个基本属性:客观量、潜在量、常规量;而形容词重叠的量则拥有相对应的另外三个特殊属性:主观量、凸显量、变化量。两者显然不同:前者是记叙性的,后者是描写性的;前者是无标记的,后者是有标记的。

三 形容词重叠的基本方式

汉语形容词的重叠应该说基本上有两种:

1. 语素分别重叠:A-AA;AB-AABB。

单音节或双音节的性质形容词,重叠以后的结构,朱德熙命名为“状态形容词”。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词了,起码不是词汇词,只能叫作形容词的重叠式,或者叫作“重叠语法词”。如果作为词汇词,任何词典都是不收的,而且每个形容词基本式的语义各不相同,但是重叠形式却显示类似的语法意义与语法功能。例如:

大——大大 高——高高

大方——大大方方 干净——干干净净

2. 词形整体重叠:AB-ABAB。

双音节的状态形容词,可以整体重叠,却不能语素分别重叠,没有“AABB”的形式。例如:

冰冷——冰冷冰冷 *冰冰冷冷

笔直——笔直笔直 *笔笔直直

雪白——雪白雪白 *雪雪白白

通红——通红通红 *通通红红

其实严格地说来,“ABAB”应该是重复,因为在口语里,可以有三次以上的重复。如:

(9)二凡脸通红通红通红(腾讯微博:金一凡 2013 年 8 月 17 日)

(10)火热火热火热火热火热(白云二中吧 2012 年 7 月 24 日)

只是因为书面上需要节省篇幅,所以很少出现三次以上。而两次重复的高频使用,最终就语法化为“ABAB”重叠式。这是典型的由重复演变为重叠的情况。虽然不同于重复,但是两者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第一,重复允许三次以上,如果只能两次,那就是重叠。有人说英语也有重叠,举

的例是:gogo! 那就很可笑了。因为汉语里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很多,例如:“滚滚滚!”“去去去!”“走走走!”甚至于“结婚! 结婚! 结婚!”“吃饭! 吃饭! 吃饭!”显然这只是重复,而不是重叠。形容词的重复实际上很普遍,例如:

(11)九在东方人心里是个吉祥的数字,他不画七只猫而画九只猫,妙妙妙。

(12)白石老人把两道诗对照地看,连说:“好好好! 都把我画的虾写活了。”

(13)他突然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小小女孩子。

(14)厉害厉害,你那么小会记得。

(15)“满意满意。”少妇拿出钱包给马青钞票。

第二,重复的每个词语语音形式是基本相同的,中间可以出现停顿,书面上有标点,而且绝对不能附带结构助词“的”;而重叠则语素间不能停顿,必须连读,后面的语素往往发生音变,或轻声,或一律阴平,而且往往附带结构助词“的”。比较:

(16)好,好! ——好好(的一本书)

(17)高,高。——高高(的白杨树)

第三,重复只能加强语气,语法意义基本不变;重叠由于语法化了,语法意义也随即发生变化。重复不能反方向往减弱方向发展,而重叠则可能引起语法意义的双向变化,尤其是减弱的反方向的变化。

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的构词,大部分是近义语素的联合式,因此句法主观化的手段,倾向于单音节语素分体重叠。当然,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也可以按照 ABAB 重叠,由于跟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式 ABAB 同形式,因而类化为动词的用法。例如:

(18)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干净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19)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吗?

(20)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

(21)今天我认了你这位弟弟,应该高兴高兴。

而双音节状态形容词的构词方式本来就是状心式,本身在语义上就已经强化了,显然不适宜于采取单音节语素分体重叠,因而采取整体重复,进而固化为重叠。简而言之:重叠是语法现象,重复是语用现象,两者显然属于不同的性质,但是语法现象往往是语用现象演变而来的,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区别开了重复与重叠,我们才有可能对重叠的语法现象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四 形容词重叠的语法意义

朱德熙先生(1956)认为:形容词“原式单纯表示属性,重叠式同时还表示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评价。换句话说,它包含着说话人的感情在内”。这话说得极为到位,我们认为关键就是点出了这个“主观评价”。那么言下之意,形容词没有重叠的话,就应该是“客观量”了,这一点确实是朱先生的贡献,但是他还认为形容词重叠后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有所不同,有的似乎增强了,有的似乎减弱了。比如:

状语	补语	定语	谓语
大大地请一次客	写得大大的贴在墙上	大大的眼睛	眼睛大大的
高高地挂了起来	挂得高高的	高高的个子	个子高高的
细细地看了一遍	碾得细细的	细细的枝子	枝子细细的

朱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句法位置决定了语法意义:

1. 在状语与补语位置上,“往往带着加重、强调的意味”。
2. 如果“在定语和谓语两种位置上的时候,完全重叠式不但没有加重、强调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种轻微的程度”。

简单来说,AA式,有时表示加重的意味,有时则表示轻微的程度。两种语法意义是对立的,其决定因素在于AA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前者是“状语和补语”,后者是“定语和谓语”。可是这又是为什么呢?朱先生没有回答。

如果单就这几个例子来体会比较,朱先生的分析以及结论似乎很有道理,以至于近几十年来没有人认真提出过质疑。那么事实及其规律是否真的这样呢?

首先,我们来观察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以“大大的”为例,我们发现能够被“大大的”充当定语修饰组合的词语,起码有五种类型:

1. 大大的+眼睛、鼻子、耳朵、手掌、嘴巴/足球、鸟笼、蒲扇、窗户、照片
2. 大大的+海洋、高原、庄园、中国、亚洲、世界
3. 大大的+错误、折扣、好人、问号、冷门、希望
4. 大大的+改善、帮助、发展、误会、鼓励、拥抱、欺骗、同情、冲击
5. 大大的+惊喜、幸福、欢乐、高兴、沮丧

仔细揣摩后,我们发现,事实上只有第1行的例子似乎才符合朱先生所说的情况,好像带有轻微的意思,因为不管怎么样,“眼睛”也好,“足球”也好,事实上都不可能很大很大,换言之,绝对值不可能大,只是说话人感到比较大而已。因此,即使用“大大的”

修饰或说明,在人们的心理上,也不可能造成真的很大的感觉,换言之,它只是主观上觉得大,并非客观上真的很大。其余4类则不然,无论2“海洋”类处所名词、3“折扣”类抽象名词、4“改善”类名动词、5“惊喜”类名形词,实际上都可能真的很大很大(数量大或程度大)。这说明在定语位置上,也完全可能是强调的意味。那么“大大的”做谓语,情况怎么样呢?比如:

6. 眼睛、鼻子、耳朵、手掌、嘴巴/足球、鸟笼、蒲扇、窗户、照片+大大的
7. 海洋、高原、庄园、中国、亚洲、世界+大大的
8. 错误、折扣、好人、问号、冷门、希望+大大的
9. 改善、帮助、发展、误会、鼓励、拥抱、欺骗、同情、冲击+大大的
10. 惊喜、幸福、欢乐、高兴、沮丧+大大的

结果发现,除了第6类;可能有表示轻微的程度,其余4类还是表示强调的意味。

我们再来观察并比较“大大的”做定语、谓语与做状语、补语的对立情况。例如:

11. 大大的瞪着眼睛(状语)
12. 瞪着大大的眼睛(定语)
13. 眼睛瞪得大大的(补语)
14. 眼睛大大的(谓语)
15. 大大的犯了一个错误(状语)
16. 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定语)
17. 错误犯得大大的(补语)
18. 这个错误大大的(谓语)

我们真的很难说清楚,11与12“大大的”在形容“眼睛”的程度量上有什么根本区别。也看不出13与14的区别。反过来,15—18“大大的”修饰的是“错误”,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出现,其语法意义也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也许有人会说:“大大的”11/15是描写动作行为的,12/16是修饰事物的;13/17是结果程度;14/18是直接说明主语话题的。不错,这些区别是存在的,而且确实跟句法位置密切相关,但是这不是变量问题,换言之,跟“量”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跟朱德熙一样,觉得“大大地请一次客”跟“写得大大的”一致,表示加重的程度;而“大大的眼睛”跟“眼睛大大的”一致,表示“轻微的程度”呢?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AA的”占据什么句法位置,而在于与之组合的词语的语义特征。简而言之,结构组合后所产生的主观量并非是句法形式句法位置决定的,而是被修饰的词语的语义特征决定的。比较“大眼睛—大大的眼睛”,前者是客观量,眼睛比